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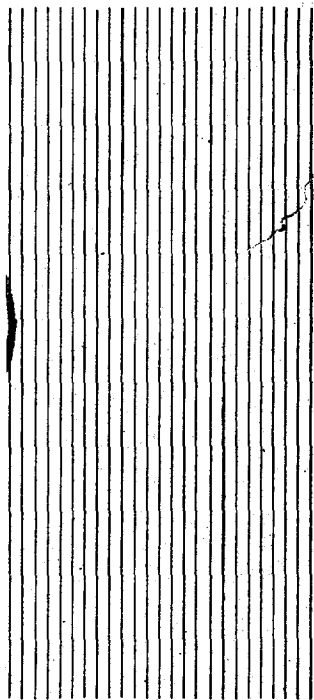
一代新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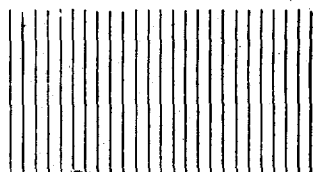
伏、秋、風



一代新风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

一代新风

*

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、出版

(上海 绍兴路 54 号)
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

大东集成联合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6 5/8 字数 115,000

1964 年 6 月第 1 版 196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—50,000

統一书号：3074·405 定价：(四) 0.40 元

插图、封面設計：范一辛

編 者 的 話

在我们的国家里，到处呈现奋发有为、生气勃勃的景象。风格高尚的人物，激动人心的事迹，似雨后春笋，大批涌现。一种崭新的社会道德风尚，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迅速成长起来。它光芒四射，绚丽多采。劳动由“下贱的营生”成了光荣豪迈的事业；公而忘私、先人后己，毫不利己、专门利人，逐步成为人们的生活准则；“一方有难、八方支援”，“一人有事，众人相帮”，代替了旧社会的“各人自扫门前雪，休管他家瓦上霜”；克勤克俭、艰苦奋斗，蔚然成风……。这种新道德新风尚，是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反映，是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结果，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力量。

为了使新人新事在人民群众中广为传播，使新道德新风尚进一步发扬光大，我们从报纸上选了十九篇通讯，汇编成这本册子。这些通讯，写的都是真人实事，事迹十分感人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我国人民高尚的道德风貌。我们相信，广大读者会从这些文章受到启示和教益，激励自己对伟大的社会主义、共产主义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1964年5月

目 录

大寨之路····· 莎萌 范銀怀(1)

石圪节矿风····· 范銀怀 呂民貴 馮健(20)

风沙冰雪十五年····· 鐵道部工作組 “工人日报”記者(30)

——介紹大郑綫上的好工区

一支由旅客组成的抢险队····· 蕭 池(40)

三千勇士战烈火····· “解放日报”記者和通訊員集体采写(47)

——在扑灭光华印綢厂火灾中表現出来的雷鋒精神

一个震撼人心的午夜····· 張澤民 丁让 許勇(61)

——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在揚州

共产主义战士欧阳海····· 敬迈 艾蒲 永銘 王伟

世任 尔志 方航 學方(73)

急浪丹心····· 蕭国盛 文遂宗 唐楚德 王季文(84)

英勇机智的三少年····· 魯 眉(93)

给后代留下什么····· 張振生(100)

“管得宽”····· 馮健 周原(108)

在共同的大道上····· 丁文軒(116)

一位普通的女共产党员····· 陈 健(125)

两个乘客和一个三輪車工人····· 張士敏 王立国(131)

一零一次列車脱险记.....	苏振山 张銀聚(139)
我的妻子双目失明以后.....	高长富(146)
阶级友爱同志情.....	姜德明记录(155)
孤儿不孤.....	(165)
十一戶人家.....	徐开奎 周嘉俊(170)

大寨之路

莎 荫 范銀怀

大寨生产大队在层峦叠嶂的太行山中，斜坐在山西省昔阳县大寨公社的一个山坡上。

这里穷山恶水土地薄，全村的耕地散在七沟、八梁、一面坡。就在这贫瘠的山梁上，大寨人在党的领导下，在集体经济的广阔的天地中，赶着黄牛、担着箩头、挥着镢头，勤俭创业，奋发图强，开辟了一条发展生产的道路。

从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到现在，大寨人在这条路上坚定地走了十一年。

旧社会，大寨八百零二亩地，分成四千七百多块，块块土地都是：土块打不烂、风吹遍地干，地边白草绣成团，地墙荆棘围了个严。一亩地好年景打不下一百四十斤粮。

那时候全村六十多户人家，一大半是扛长工、打短工，赶牛放马、讨吃要饭的。大寨人碗里除了糠，就是菜。现在的党支部书记陈永贵，当年一斗黑豆、四十斤面麸、八十斤谷糠，就要吃一年。

那时候，这个山村里只有七牛、八驴、一口猪，而且十份里有七份是一家地主、三家富农的。

今天，这一切都变了。七条大沟，几十条小沟，在大寨人手里变成了肥沃的洼地。零块土地被大寨人连成了两千九百块。“沟沟整整种地，坡坡凹凹打粮”，人们在土地上得到的报酬，比当年提高了四倍。

十一年，大寨变得家大业大，骡马成群了。仓库里储备着七万多斤粮，畜圈里拴着十二匹大马，九头骡子，十一头驴和三十二头牛，另外还有一百二十多口肥猪，二百四十多只羊。

十一年，大寨十年受灾，但只借过国家一次钱，却向国家交售了一百七十五万八千斤粮。每户平均二万二千斤。

十一年，大寨人用双手把贫困交给了历史，用两肩担来了幸福！

二

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说：“集体化的优越性，说不完，用不尽。”

陈永贵说：“合作化给咱由穷变富创造条件，能不能变富还要靠自己！”

一九五二年冬，大寨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。农民第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集体。

但是，个体经济移交给集体经济的不是雄厚的家产。八百亩地，照旧分布在七沟、八梁、一面坡上，坡梁地照旧是缺边少堰，“三天无雨苗发黄，下点急雨地冲光”。

“拳头镢、撩油锨、破筐篮、硬扁担”，这就是他们的工具。

大寨发展生产的道路在哪里呢？党支部会上争论着，社

員會上爭論着，合作社办公室里爭論着，飯場上也爭論着。

陳永貴說：山區有山區的好處，溝多坡寬，潛力大，深溝筑壩能淤成“刮金板”，山坡里切外墊是好梯田。沒有長流水，蓄住洪水也能種好田。沒機器，就靠人、靠扁担。有人擔心，靠人、靠扁担，能改變大寨的窮山“風水”嗎？

大家又想起了賈舉元和賈升元在舊社會修地的事。那時這兄弟倆在趙北峪有三畝地。兩人就在此三畝地周圍的荒坡上，整年累月地開荒、修梯田。修地，累彎了腰，累圈了腿；修地，把賈升元的胳膊也砸斷了。最後修下十畝好地。

可是，那時候大寨是地主、富農的天下，賈舉元和賈升元修下地，卻沒有種地的本錢，不得不向地主伸手借糧、借錢，結果，他們一滴血一滴汗修的十畝地，倒成了地主盤剝的對象。如今地主被打倒了，又辦了農業社，六十戶人家合成一家，人們說：“難道咱這麼大集體，就治不了大寨這點山？”也有人問：“山大溝深，滿村不過五十來個勞力，哪年哪月才能建設好？”

陳永貴說：“山再大，溝再深，治了一山少一山，治了一溝少一溝。三年不行五年，五年不行十年。”

一次又一次，爭論又爭論，黨員的思想統一了，幹部的思想統一了，社員的思想也統一了。於是，改造大寨“風水”的第一場戰鬥在一九五三年冬天開始了。

全村七條大溝之一的白駝溝是他們要征服的第一個對象。白駝溝全長一里半，三丈多寬，需要打二十多道石壩。

當時的黨支部書記賈來恆，扛着鐵棍上去了。

當時的社主任陳永貴，作為壅壩的好手，也上去了。

当时的党支部委员贾进才，背着铁锤、铁錾，担当了破石的战士，也上去了。

土改时期的老农会主席贾承运也上去了。

大寨满共五十来个“铁人”，全部进了白驼沟。

寒风凛冽，滴水成冰，在白驼沟和大自然搏斗的大寨人，却人人浑身淌汗。每天天刚亮，他们就出了村，星星眨眼才收工。他们吃在地里，憩在地里。陈永贵领着四个贫农垒壩打先锋，二三百斤的大石头，两人一使劲，垒上去了。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。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块上，陈永贵却像没有那么回事，连火都不烤一烤。

社员们见陈永贵他们干得卖力，都恨不得一个人使出两个人的劲来。贾金元，已经是七十一岁的人了。社干部们见他上了年纪，要他留在村里。可他硬是跑进沟里，整天价和年轻人一起干。胡须上结了冰凌，他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：“我爱修地，可一辈子没修下地，如今不挣工分，白干也乐意！”

大寨人就这样一口气干了一个半月，把白驼沟变成了一块一块的耕地。

深沟变良田，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。给白驼沟起了个名字叫“合作沟”。大寨人看到了集体的好处，看到了自己的力量。

闸住了白驼沟，社员们又乘胜前进，一九五四年冬天到一九五五年春，把后底沟闸住了，赶牛道沟闸住了，念草沟闸住了，小北峪沟也闸住了。

但是，哪一棵树不经过风吹雨打？哪一条船不经过浪击潮

顯？大寨人在战斗的第六个回合——闹狼窝掌的时候，就一连失败了两次。

狼窝掌是大寨最大的一条沟，三里长，两丈多宽。社员叫它“黑老山沟”。每到暴雨季节，山洪像脱缰的马，肆虐横行。

一九五五年冬天，五十个劳力上了狼窝掌，他们干了一冬一春，筑下二十五道坝，填了好几万方土，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的梯田。不想，第二年夏天，竟被一场洪水冲了个干干净净。

一九五六年，他们总结了头一年失败的教训，重整旗鼓，又向狼窝掌进军。这次，他们针对第一次失败的原因，把坝基扎得更深了，用的石头也更大，怕洪水冲击，还在上游修下一个一亩大、两丈深的水库。工程做完以后，人们说：“这下可放心了。”想不到，一九五七年的雨更大，山洪更猛，水库冲塌了，二十五道石坝又冲了个精光。一冬一春的劳动又白搭了。

一些本来就不满意闹沟的富裕中农，这一下抓住了“有把烧饼”。有人说：“千日打柴一火烧，一冬辛苦一水漂。”有人说：“卖豆腐置下河湾地，浆里来，水里去！”有人说：“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冬冷，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，不挣工分也不闹这条沟了。”

阶级敌人也趁机煽风点火，他们散布流言蜚语：“人有人道，鬼有鬼道，水有水道，要把这么大的沟闹住水，往哪里流？”“人不和水斗，猫不和狗斗，人有多大本事，还能斗过龙王爷！”

在那些困难的日子里，大寨还有谁比陈永贵难受？这个领着大寨人冲锋陷阵的党支部书记，八岁上，因为穷得没活头，

父亲把他母亲、姐姐、弟弟一齐卖给了人。后来，父亲又被地主逼得吊死了。他曾给地主当了二十多年长工。地主动不动要他下跪，还往他脸上吐唾沫。他受尽了人间的苦难。如今，他满心盼望着把全村的生產搞好，却偏偏在狼窩掌一连失败两次，给大伙一次又一次地泼冷水。

他一有空，就默默地蹲到狼窩掌的山坡上，含着烟袋思谋：“难道必须撤退吗？”他想到了地主、富农譁笑的脸，也想起了旧社会穷哥们苦难的遭遇，心里一狠：“不能……。”

陈永贵回到村里就开党员大会，把自己拿定的主意说给大家听，让大家讨论。在艰苦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大寨的共产党员们是好样的，他们说的同陈永贵讲的是一个调：我们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，怕摔跤还能爬山！不能从狼窩掌撤退，不能挫伤人们革命的锐气，不能让阶级敌人高兴，不能给共产党、集体经济脸上抹灰！

贫农、下中农座谈会也开得热火，他们说：“怕吃苦的是谁？是地主、是富农。”“我们属龙的还不如他属熊的？”

大寨的党支部腰杆更硬了，陈永贵噙着感激的眼泪说：“要退东吴兵，还得自己人。”

大寨人检查了狼窩掌每一道壩，观察了每一条沟，摸清了毛病，找到了办法。第三次大战狼窩掌的战斗又开始了。

这次任务更艰巨，全沟要筑三十二条大壩，最高的大壩是两丈五，灌浆用的石灰就要六万斤。打壩用的石头要从山上开，要从山上运下来。几万方土被冲走，几万方土又要重新垫起来。

这样巨大的工程只能靠人的两只手、两个肩膀来完成。计划一公布，社员们都争着要上“前线”。开工那天，全村有十七对夫妻一起进了沟，七户社员全家上了阵。当时，只有六十多个劳力的大寨，就有七十多个人出了工。

大寨最老的共产党员贾进才在旧社会扛了半辈子长工，他两个肩膀扛着一张嘴，还吃不饱肚子。农业社成立，他一头扎到社里，恨不得把全身的劲都使出来。他担负着开凿石头的任务。每天启明星一露头，他就背着工具上了山，严酷的冷风把他的双手冻裂了。手上的血染到了石头上，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，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。

开工的第十天，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。贾进才像往日一样，早上起来，拿了一把扫帚进了山，把工地上的雪扫开，打碎冰凌，又叮叮当当干起来。太阳升起来了，上工的社员给他捎来饭，揭开一看，已经冻成了冰疙瘩。贾进才拿起来就啃。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，他说：“这算得了什么！咱这苦里生穷里长的人，没那么娇嫩！”社员们听了，更感动了，议论说：老贾，有朝一日你下世了，大家定为你立个碑。贾进才却笑着说：“狼窝掌三十多条大壩，哪条壩不是我的碑，还用再立！”

在那些日子里，大寨人谁不往前闯？第一生产队队长梁变良和原来的党支部书记贾承恆等四个人，在没膝的大雪里抬着大石头从山上往下走，一路不知摔了多少跤，四个人滚成雪人，却天天超计划完成定额。

大寨人在冰天雪地里，大干了二十七天，比计划提前三天完成了任务。狼窝掌，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一个最顽固的

碉堡，终于被大寨人攻克了。

狼窝掌的工程成了维护集体经济的大堤，它经受了几十次洪水的考验，仍然稳如泰山。

从大战白驼沟到闹狼窝掌，整整过了五个冬春。在这五个冬春的短暂的时间里，大寨人把七条沟的“命”革了。在那里垒起了总长十五里的一百八十多条大壩，修下了两条盘山渠，两个水库，三千多个鱼鳞坑、蓄水池；把三百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；把四千七百多块地修成了两千九百块，还新增加了八十多亩好地。

十一年，大寨人开凿了多少石头？移动了多少土方？他们没有统计，现在也计算不出来。不过，只要看看大寨人的那一百多只手就足够了；这一百多只手上结满了老茧，被厚厚的死皮裹起来。

这是铁掌！

三

大寨村早先流行过一句话：“这块好，那块好，哪块也不如贾承恩（富农）的掏银窑（地名）。”那时光，掏银窑一亩地能打二三百斤粮，如今，大寨块块地都强过了掏银窑，社员们满心欢喜。可是有些社员觉得差不多了，明里不说，暗里嚷嚷：

“再增产，就要出神仙！”

真的“增产到顶”了吗？

陈永贵想起了一件往事：互助组的时候，他有半分大的一块地，种的是玉菱（玉米）。因为草多，他就狠着心深锄了一

次，不是用锄，是用镢，刨下七八寸深。没想，这一刨，倒刨出名堂来了：半分地打下一百二十斤。从这件事，他总结出一条经验：要增加生产，就得深刨。

社员的想法不一样。生产队让深刨，他们憋着气，狠劲地刨，嘴里喊着：“刨呀！刨呀！”背地里议论着：“苗活一条根，刨上这么深，伤了根，增产？秋后喝西北风吧！”

大寨人在前进的途程上又碰上了新课题：要前进，就要推广新技术，要推广新技术，就要卸包袱，卸保守思想的包袱，卸习惯势力的包袱。让新技术的根子扎在人的脑子里！

这又是一场艰苦的革命斗争。这场革命既不能拿刀弄枪，又不能开会斗争。

只有一条路：一点一滴去实验。

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告诉陈永贵：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，牲口吃了拉下的粪，上到地里要传染谷苗。社员半信半疑，他们说：“祖祖辈辈都用这种谷草喂牲口，也没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。事情一到他们口里，就悬乎了！”怎么办？试验。陈永贵弄了八分谷地，专门上了白发病谷草沤成的肥，谷苗长高了，果然是白花花一片，一百根苗就有八十二根“害”了白发病。社员们看着，伸伸舌头，说：“敢情新技术顶事！”

按新技术，作物要适时播种，说适时，就是要地温合适。大寨是山地，谷子宜迟不宜早，玉米宜早不宜迟。可老年人说：“小满玉菱，不迟不早”，“小满谷，不如不”。谁对？不知道，怎么办？试验。试来试去，新的对，旧的不对。“芒种”种上谷子，二伏吐穗，既防了旱，又不怕“雾花”；“谷雨”前后种洼地玉米，

能躲过大风头，又不怕水浸倒伏。社员们看了，说：“要增产，还得靠这新套套哩！”

大寨人心里开了窍。他们说：“再有保守思想，就要扯革命的后腿了。”

于是，深刨的新技术推广了！

防止白发病的新技术推广了！

适时播种的新技术推广了！

.....

但是，大寨人相信了新技术，却没吃透新技术的复杂性；在新的革命进程中，他们又栽了几个跟斗。

听说把灰渣粪下到玉米地里，效果很好。他们不管土质，不问地性，拿来就干，给麻黄沟的七亩丰产田玉米全上了灰渣粪，钾性大的沙土地里又上了钾质肥，结果，把丰产田种成了低产田。

听说化学肥料能增产，就买回一大堆磷肥来，一股脑儿往地里上，因为方法不对，使用不当，春天上到地里，秋天还是灰面，没作用。

提倡密植，他们不管合理不合理，一亩玉米留下四千苗，未了，增产措施起了减产的作用，好年景弄了个平产，少打下八万多斤粮。

.....

失败，这本来是前进中难免的事，不想，有些人的守旧思想又抬起了头。他们说：“庄稼没巧，上粪就好！”说：“能耕巧种，不如懒汉上粪！”他们有意无意地要回到旧道道上。去。